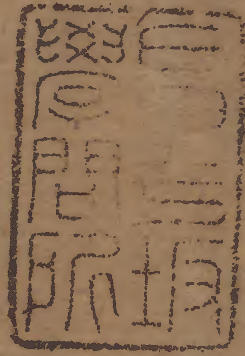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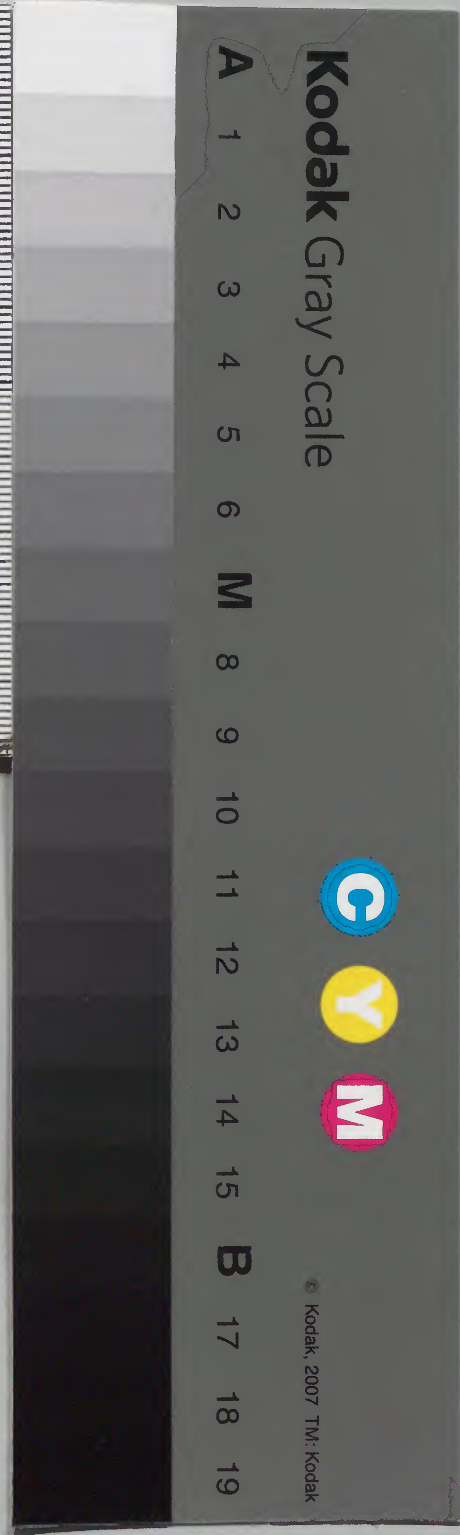
七十八之八十



詩書

內閣文庫			
元	五		漢
函	二		
一	三五		書
九	〇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19)
函號	298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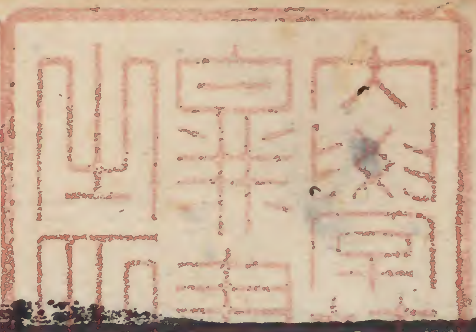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八

尚書一

綱領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類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使刪去比且未可曉道夫三皇五帝以下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帝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且如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為未即位之前便書為王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書殿前都點檢安得便稱帝耶是且不可曉又問歐公所作者帝王世次序闢史記之誤果是否曰是皆不



可曉昨日得筆仲至書潘叔昌記討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
書後因兵火失了。今亦少有人收得史記。又皆本此為之。且
如孟子有滕定公。及世本所載則有滕成公。滕考公。又與孟
子異。皆不可得而攷。前人之誤。既不可攷。則後人之論。又
何為據耶。此事已釐革了。亦無理會處。義剛。一本云。問三
孔友國之說。然五帝又將天地人作三皇。蓋唐虞也。只依
帝云。是據易繫辭。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且如歐公。亦
蓋言文王不稱王。歷代史遷之說。亦未見得。史遷全不
國公。全是蓋泰誓。自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
五十年之說。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君之說。又有曾孫周王
之說。到這裏。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君之說。又有曾孫周王
王世系。但有康考公。成公。而無文公。定公。此自與
孟子不合。理會到此。便是難曉。亦不須在費精神。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四命。微子之
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
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
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戒者。或是方
言。或是當時曲折。詭語。所以難曉。人傑。論古今文。以下

伏生書多難。遊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者謂伏生
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
此。不可曉。問如史記。引周書。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此
必非聖賢語。曰。此出於老子。疑當時自有一般書。如此。故老
子五千言。皆緝綴其言。取其與己意合者。則入之耳。何
問林少頴說。殷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
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高
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
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
不訛換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
書解。必不是。推
伯曾再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
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龜錯。以伏
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

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
備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
有一般如今人書間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
做出告成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
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罔命
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為者
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略考得
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
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
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王又有寡兄之
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弟兄之類又唐叔得禾
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吳才
老又考究梓材只前向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
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

此則是斷簡又編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
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
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因可推索
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然
亦疑孔壁中或只是畏秦焚坑之禍故藏之壁間大槩皆不
可考矣按家語後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解藏尚書於
孔子舊堂壁中又漢記尹敏傳云孔壁藏尚書於
伯也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
處當時為伏生是濟南人晁錯却穎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
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
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
舜典臯陶謨益稷出於伏生而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
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
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
康誥夾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時罔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

曉因其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留
 包顯道舉所看尚書數條先生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求
 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
 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注謂誥是曉諭民若不曉則
 約束不行便是詰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顯道曰尚書又却
 較分明曰尚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依舊難曉曰盤却好曰
 不知恁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
 見大故為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
 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曰大槩伏生所得
 許多皆聱牙難曉分明底他又却不曾記得不知恁生地顯
 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為文王稱王不
 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為非
 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却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諸篇曰稱文考至武成方稱

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
 體自是不同了差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其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
 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
 說話至於棗契串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面命之屬則是當
 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
 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也類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
 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
 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
 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
 語而已廣

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命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
 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

典讀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
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目不同林少穎嘗曰
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
尚望下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
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特

安卿問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聞康王何
緣無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
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
王詩後焉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忽生地議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幸後學曰其今無工夫曰先生於書既
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舛聽訛卒不足以見帝
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焉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
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却都碎讀了所以曉不
得其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為本若

其地未穩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又曰書疏盡在璇璣玉
衡處先說箇天今人讀着亦無甚緊要以某觀之若看得此
則亦可以粗想象天之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遲之度皆
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道夫曰讀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下許
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後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這展開是
多少舜典又詳細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
有罪書後世多無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
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
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
便與傳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懇蓋太甲資質低
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謂弗欽

六世
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者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
尹之言正用得着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
體之於已每如此謨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曾他書亦須大心曾方讀得如何程
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
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其
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
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曾如何了得類

其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著訛者且未讀
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
之所以為臣皋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細繹玩味體
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謨

讀尚書只揀其中易曉底讀如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此樣雖未曉亦不緊要節

二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而盤詰等篇又難看且
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
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焉好今人不於此
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其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
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我未得且如皇極
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皇極後
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
合於皋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
曰俞帝子何言子思曰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
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
其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法事
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銖問禮莫是攝心之規也
否曰禮只是這箇禮加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也

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象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象理只是此兩事耳錄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有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孰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要解者有須著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曰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學

問讀尚書發衰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穎李叔易十餘家解說却云便將衆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

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看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篇周公不過是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日觀其大意所在而已又曰有功夫時更宜觀史必

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如微子等篇讀至此且認涉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論喪已將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學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應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議刪序

漢人文字也不喚做好却是應枝大葉書序細弱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

尚書注并序其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因不類西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或言趙岐孟子序却自好曰文字繁氣闊

人東漢文章皆然一問

尚書决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麤决不如如此困善也如書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漢人文章也章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與魏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

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漢文字甚次第司馬遷亦不曾從安國授尚書不應有一文字較即當地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偽書然此序亦非後漢時文字後漢文字亦好揚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二策文氣亦弱且賈誼諸人文音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必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議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家傳論

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此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事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百千年前人說底語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說外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

至讓于舜方止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大雅

尚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較書西漢文字却大論孫序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章書序是得書於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人自做底如孝經序亂

道那時也有一書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書亦多可疑者如康誥酒誥二篇必定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或之如武王稱寡兄朕其弟却其正梓材一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管與陳同甫言陳曰每常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徐彥章問先生却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其間耶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為成王時事此豈可信徐曰然則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康之外將以封之乎又曾見吳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截稱王曰又稱汝為上告下之詞亦自有理壯祖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為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

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廣諸家解

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家解

東坡書解文義得處較多尚有粘滯是未盡透徹家解

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還它底是

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

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看却有

說得文義的當者當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注疏外當看蘇氏陳氏解曰

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

從他說但一段訓詁如此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

不通不知如何以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然有不可強通處今姑釋其可曉者

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

却須要解盡廣

易是荆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詩書是後來作底卻不好如書說聰明文思便要牽就五事上說此類不同錄因問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相述荆公所說或云是閩中林子和作果否曰或者說如此但其家子孫自認是它作張綱後來作參政不知自認與否于孫自認之說當時失於再和後因見在王論經首左精於書者初論說經義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其說張氏書解臣竊以王安石訓釋經義穿鑿傳會專以齊其刑各法術之說如書義中所謂敬於殄戮乃以又民忍威不可訖凶德不可忘之類皆害理教不可以訓綱作書解膠格安石結餘數何而潤飾之今乃謂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此豈不厚誣聖人疑設學者○辨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荆公解聰明文忠處牽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

王都楚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論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是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魯都差少且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子以重焉送至周文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賞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意又問引東坡說東坡不復見安定必是偽書

曾彥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振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已後非他所解胡氏闢得吳才老解經亦過當才老於考究上極有功夫只是義理上自是看得有子細其書解徽州刻之當

李經叔異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攻證編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番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且有難說處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

恭却是傷於巧趙

向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誥有印本
亦是也其文甚闊熟其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問却云果是有難通處皆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
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
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難

先生云曾見史丞相書否劉云見了省他說昔在二字其說甚
乖曰亦有好處劉問好在甚處曰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
禽為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
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卓

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有工夫皆
堯典

問序云聰明文思經作欽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問恐是

作序者見經中有欽明文思遂改換欽字作聰字否曰然微
若晉古堯堯作書者叙起振

林少穎解放勲之故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為優廣
安安只是箇靈靈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
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廣

安安若云止其所當止上安字是用下安字是體成性存存亦
然又恐只是重字若小心翼翼安安存存亦然比自得振

允恭克讓從張綱說謂信恭能讓作書者替詠堯德如此聽
允恭克讓程先生說得義理亦好只恐書意不如此程先生說
多如此詩允甚然却得許多義理在其中振

格至也格于上下上至天下至地也廣
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聽
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廣

克明俊德只是明已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振

顯道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又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說者或謂大錄萬機之政或謂登封太山二說如何曰史記載使舜入山林烈風雷雨弗迷其道當從史記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元孫林少穎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不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

九族且從古注克明德是再提起堯德來說百姓或以為民或以為百官族姓亦不可攷姑存二說可也堯則訓治堯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廣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規者皆是亂

予朱做丹朱說甚好然古有亂國堯所舉又不知是誰蘇頌而禹為之用聖人大公無私之私禹亦自知父罪也然振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弗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庶

百姓之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鷓突也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內之民昭明只是與它分別善惡辨是非非以上下文言之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

問孔傳云百官族姓程子謂古無此說呂刑只言官百姓姓後有百姓不親干百姓弗百姓皆言民豈可指為百官族姓後漢書亦云部刺史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即平章也過敏云族姓亦不可不明先生只曰未曾如此思量過

坐而無所作爲

義和即是那四丁或云有義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曦

義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名行其方之事也

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

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說相補其

義始備廣

曆是畫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幾衡則無以見

三辰之所在廣

古字宅度通用宅隅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

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廣

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穎解寅賓出日是

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

也陽谷南文昧谷幽都則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

像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朝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兩

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昌生鳥則求之於夜敬民祈因夷

隕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祈後之事夷者萬

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孽尾至駢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

今曆書記鳴鳩拂羽等事程泰之解陽谷南文昧谷幽都以

為築一臺而分為四處非也古注以為義仲居治東方之官

非也若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

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斂獲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曆之

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

平秋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穎作萬物

作之作說即是此意廣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

西成為一類非是令民耕作義仲一人東方甚廣如何管得許多德明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自是賓其出寅自是餞其入敬致

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廣

周易亦是時儀咸亦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在察也廣

堯典一暮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

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天雅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為禪位設也一舉而

放齊舉胤子再舉而登堯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舜皆不得

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廣

伯恭說子朱啓明之事不是此乃為放齊翻歎堯問疇咨若時

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為惡之人此只是放齊不知子

朱之惡失於薦揚耳

飽顯道問朱先稱啓明後又說他驚訟恐不相協曰便是放齊

以白為黑堯錄云問啓明與舜相讎以白為黑則不說

以非為是所以治他但那人也是時曉且說而今暗昧底

人解與久健訟不解惟其啓明後方解堯錄云又問堯既知

如何尚用之曰蘇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很拗自是所以弄

得恁地狠當所以楚辭說蘇倬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

不依道理處壞了人多弄八九年無收殺故舜殛之義門

共工驩兜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胤子朱廣

得功亦非灼然知是為見功亦且是依古注說亦敬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肆往效克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

宥之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

象蔡滔天滔天二字羨因下文而誤廣

四岳只是二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者儀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

朝廷官之長四岳乃魯頌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為

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為一人矣又堯落四岳以汝能庸命異

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

甚分曠漢儒如楊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

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誥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奭蒙茅伯翳彤伯駟畢公徒衛侯嗣毛公訶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為司寇也太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習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却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失其制矣大錄辨出

正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摠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口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一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出至東晉時方顯故楊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二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

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茅伯翳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奭與畢公毛公召公奭三公為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為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德位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保亦無官屬

異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且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也之也廣堯知鯀不可用而尚用此等事豈不可曉當時治水事甚不可曉且如滔天之水滿天下如何用工如一處有一處無尚可既洪水滔天不知如何掘地注泂今水深三尺使不可下工如水甚大則流得幾時便自然成道亦不用治不知禹當時治水之事如何揚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會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國則行方則止猶

言發閣詔令也蓋蘇之為人特疾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

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況上古人壽
長傳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繼而在下者廣

史官之詞言堯以女下降於舜爾帝曰欽哉是堯戒其二女
之詞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若如此說不解亦自分
明但今解者便添入許多字了說廣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堯釐降二女于瀋汭
嬪于虞此堯釐降二女于瀋汭帝曰欽哉此堯釐降二女于瀋汭
乃日觀四女此堯釐降二女于瀋汭刑此堯釐降二女于瀋汭
死此堯釐降二女于瀋汭乃復此堯釐降二女于瀋汭

如此德象以典刑是正刑墨劓刑之令大辟象猶流宥五刑刑正
其重輕以流罪宥之隨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鞭朴皆刑金作贖
刑贖之正刑則只是流無贖以金肆赦正刑亦贖雖怙終
賊刑則終者大則賊

嬪于唐帝曰欽哉堯戒女也堯

舜典

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此是作史之妙則不然
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廣

舜典自虞舜側微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之直自堯與帝曰欽哉
而下接起惟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玄德難
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今人避諱多以玄為元甚非也如玄
黃之玄本黑色若云元黃是于畏於正之類也舊來頌隆避
諱多以玄為真字如玄真作真真玄武作真武伯豐問既諱
黃帝名又諱聖祖名如何曰舊以聖祖為人皇中之一黃帝

自是天降而生非少與之子其說虛誕蓋難憑信也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

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

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廣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八德問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

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為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

為山虞之官曰若為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

入山雖遇風雨弗迷其道也

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為據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於風

雨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仍是舜

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為好職

烈風雷雨弗迷只當如太史公說若從主祭說則弗迷二字說

不得弗迷乃指人而言也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

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指

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商到得後來舜遜于禹不復言位止

曰摠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

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廣

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終受命則是已將天下分付他了廣

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常立於丹朱之國

所謂修其禮物侑賓于主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

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唐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為可疑

書正義璿璣玉衡處說天體極好

在璿璣玉衡必齊七政注謂祭天文審已當天心否未必然只

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當先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廣

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

然決非是常祭廣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定讀為祭即祭法中所謂祭時

祭寒暑祭曰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禮
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群神次序皆順問五峯取張鬃昭
穆之說如何曰非唯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禮宗
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
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恐只是王畿之
諸侯輯歛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黜桀牌印之屬如何曰不當
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
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歟

汪季良問望禮之說曰注以至于代宗崇為句某謂當以崇望
秩于山川為一句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曆也每遇巡狩
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廣

問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舊

說皆云如五器謂即是諸侯五玉之器初既輯之至此禮既
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此恐畫見之文顛倒了五器五禮之
器也五禮者乃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凶禮之器即是喪祭之
類軍禮之器即是兵戈之類吉禮之器即是簠簋之類如者
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其文當作五
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舊
諸侯既朝之後方始同其律度量衡修其五禮如其五器其
事既卒而乃復還也

問修五禮吳才老以為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吉凶軍賓
嘉之名至周時方有之然不曰不然五禮只是吉凶軍賓
如何見得唐虞時無此因說舜典此段疑有錯簡當云舜朝
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如五器卒乃復如者齊一之義卒乃復者事畢復歸
也非謂復歸京師只是事畢還歸故亦曰復前說班瑞于羣

右即是還也此二句本傳

五生二帛二生一死誓乃倒孟當云肆觀東右三帛二生一死
費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器謂
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行人十一年同敷聖之謂如即同也
卒乃復言事畢則回之南岳去也又曰既見東右必先有誓
見了然後與他整齊這許多事一遍廣

問費用生物恐有飛走曰以物束縛之故不至飛走議
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執具為復也議

汪季良問五載一巡狩還是一年徧歷四方還是止於一方曰
恐亦不能徧問卒乃復曰說者多以為如五器輯五瑞而卒
復以還之其恐不然只是事卒則還復爾魯可幾問古之巡
狩不至如後世之千騎萬乘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
君以乘御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從
則天子亦可見矣可幾曰春秋之世與節茨土堦之時莫不

同否曰也不然如黃帝以師為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
寡弱也道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中徧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
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徧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
儒以為非今之衡山則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
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
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禮唐虞時
以嵩山為南岳五嶽亦
近非是一年只往一巡

五載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
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有二歲巡狩殷國殷國即是
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
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廣
舜巡守不解一年周徧得四岳皆至遠也揚
巡守口是去回禮一番剛

摩有二三州冀州在京都北去地已狹若又分而為幽并二州則
三州疆界極不多了青州分為營州亦然葉氏曰分冀州西
為并州北為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東分其東北為營州廣
仲默集注尚書至摩有二三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州曰
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
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
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宮大辟
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刑之綱領諸刑之摠括猶
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為
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
之所犯合墨劓加以墨刑所犯合剕則加以剕刑刑宮大辟
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
首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皆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

可知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解之權
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
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
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
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
久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侯
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
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
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
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
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豪釐秒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
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
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

者贖鞭朴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問象以典刑如何為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為五刑之狀亦可此段舜典載得極好有條理又輕重平實象以典刑謂正法蓋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刑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為流法以宥犯此肉刑之正法者蓋其為惡善及平人故雖不用正法亦必須遷移于外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此二者若可憫則又為贖刑以贖之蓋鞭朴是罪之小者故特為贖法俾聽贖而不及於犯正法者蓋流宥宥五刑贖以宥鞭朴如此乃平正精詳真舜之法也至穆王一例今出金以贖便不是不成殺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故

以傷治化其說極當大率聖人作事一者義理當然不為苟且姑息也

問五刑吳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不婦之刑曰此是亂說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荀子固不好處然此篇卻說得儘好五流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朴之刑石林說亦曾入思量鄭氏說則據他意胡說將去爾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朴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錢便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錢劓惟倍刑倍差官六百錢大辟千錢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善做寬恤之恤其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後

六十一
枚離兇于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

舜子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若
曰罪之彰著或害敗事於彼則未可知也大抵此等偏涉遠
遠又無證據只說得箇大綱如此便了不必說殺了才說殺
了便受折難處

四凶只緣竟舉舜而遜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堯時則其罪
未彰又他畢竟是箇世家大族又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廣
流放竄不是死刑殛伊尹言亦不是死蘇見辨

問舜不惟德盛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觀四岳協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
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三載底可績應

林少穎解但落云魂殛而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底
意思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
見底禮是節約收縮底便是鬼神是發揚舒揚底便是神變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過密八音以禮誦之則為
過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為君為
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
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
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
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
其下者不杖可知文蔚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
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
然亦不過三月敵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
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為目以天下之耳為
耳之意敵

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立息二
就只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室只訓居歟

慎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
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廣

問亮采惠疇曰疇類也與倚同惠疇順眾也疇次君子采舉其
類而諮詢也類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及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想哉則又
勉以行百揆之事廣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戶部侍郎兼印章
車模樣職

問堯德化如此又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
是怕恁地又問蠻夷猾夏是有苗否曰也不專指此但此官
為此而設職

故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
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職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官刑則如漢時就獄室音黑劓刑三

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
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獄室爾廣

五刑三就用三刑就三處故大辟棄於市官刑下獄室其他底
刑也是就箇隱風處不然牽去當風處割了耳鼻豈不割殺
了他晏孫

問五流有官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項如居
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為差五服三就是作

三處就刑如斬人於市腐刑下獄室劓刑就僻處蓋劓刑若
在當風處必致殺人聖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錄

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
之為虐官也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禽獸耳廣

問命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
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今太常有景清堂錄

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那禮

文分明不糊塗也廣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曠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鼓琴且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琴

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

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為宮

則太簇為羽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未

直而溫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了廣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行

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

語言却將律不調和其聲令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

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樂

就他詩後出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與起得人

聲依永律和聲以五聲依永以律和聲之高下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為臣與民不要大

事與物大不妨若人自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

聲只有五聲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聲依永律和聲

聖只訓疾較好廣

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又民殄穢乃讎皆傷殘之義廣

納言似今中書門下省

問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

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惡讒說殄行之震驚

朕師也

緩契卑陶葉龍道丑官秀才底官所以教它掌教掌刑掌禮樂

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率與益之類便皆是箇應箇底聖

賢所以只教治厲治工之屬便是它只會做這般事
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似好廣

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為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是無
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又問如以明庶物察人倫為
窮理不知於聖人分上着得窮理字否曰這也是窮理之事
但聖人於理自然窮爾趙

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其為立
言九立也獄

大禹謨

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臯陶陳謨了帝曰來禹
汝亦昌言故先說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
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
只管穿鑿求巧妙爾廣

自右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知廣

書中迪字或解為蹈或解為行疑只是訓順字書曰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通對順恐口當訓順也兼書中迪字用得本皆

輕隸字只與匪同被入錯解作輔字至今誤用只顏師古注

漢書曰隸與匪同其疑得之尚書傳是後來人做非漢人文

章解得不成文字但後漢張衡已將隸字作輔字使不知如

何王若曰周公若曰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若漢書皇帝

若曰之類蓋是宣道德意者敷衍其語或錄者失其語而退

記其意如此也恍惚並訓信如云天不可信

當無虞時須是儆戒所儆戒者何用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

樂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游逸淫樂故當戒其如此既

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詩勿成如此方能罔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哋百姓以從已之欲議

儆戒無虞至從已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脉貫在裏如此一

段他先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

之時必做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淫于逸遊于祭矣若無箇做戒底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固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嘖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欲言變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漑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內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出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月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

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攷矣

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職

劉宗周問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

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言及又問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并九歌曰正是臣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

九功之叙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續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捨皆在於此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耻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辭亦不免數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

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類

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類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主季海當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廣錄云豈謂是疑惟輕而巳人解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釋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故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

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往無所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我

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飢欲食寒欲衣之心爾如何謂之危既無義理如何不危註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方子錄云墮者欲墮而未

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綱是道心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尋常只作通明字看說得輕曰畢竟是聖而罔念便狂錄時

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人心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為人心易得走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是都倒了何止

於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味若說道心天理
人心人欲却是有兩箇心人只有一箇心但知覺得道理底
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底是人心不爭得多人人心欲也
此語有病雖上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陸子靜亦以此
語人非有兩箇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箇物事但所知覺下
同惟精惟一是一箇工夫精是辨別得這箇物事一是辨別
了又須固守他若不辨別得時更固守箇甚森若辨別得了
又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又曰惟精
惟一猶擇善而固執之佐

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
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見識
或作從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
或作從底見識便是人心或作從底見識便是人心或作從底見識
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
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須徹尾學者則須

是擇善而固執之功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發出來底雖聖人不
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
心是但聖人於此擇之也精守得徹頭徹尾問如何是惟微
曰是道心畧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惟危是人心既從形
骸上發出來身得流於惡蓋辨

問人心道心曰如喜怒哀人心也然無故而喜喜至於過而不能
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為人心所使也須是
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是道心問飢食渴飲此人心否
曰然須是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
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以
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耳憫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
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

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
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
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道
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
心也

呂德明問人心道心曰且如人知飢渴寒煖此人心也慳隱著
惡道心也只是一箇心却有兩樣須將道心去用那人心方
得且如人知飢之可食而不知當食與不當食知寒之欲衣
而不知當衣與不當衣此其所以危也

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
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
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
人心上

問人心道心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

若具道心為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道心矣又如何分
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答曰從道心而不從人心節
道心人心之理節

心只是一箇心禪云是一箇心只是分別兩邊說人心便成
一邊道心便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韓作既能辨
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賀孫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近之驥

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問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明天理便是
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

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

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些子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剛毅見下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籠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籠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為善可為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裏面惟精是無雜惟一是終始不變乃能允執厥中節

人心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說做人欲則屬惡了何用說危道心是知覺義理底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惟精是要別得不雜惟一是要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以能允執厥中至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

向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

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執焦然其寒疑冰且苟免者皆幸也

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堑危孰甚焉文蔚曰徐子融嘗有一詩

未句云精一危微其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

別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

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為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一

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

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

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切敬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

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

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

論先有此意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

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治

問惟精惟一曰人心直是危道心直是微且說道心微妙有其準則直是要擇之精直是要守之一賜

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僞

惟精惟一舜告禹所以且說行不似學者而今當理會精也方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允執只是箇真知類

問精一執中之說曰惟精是精察分明惟一是行處不雜執中是執守不失獄

須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却要守得徹頭徹尾惟其如此故於應事接物之際頭頭著中惟精是致知惟

一是力行不可偏廢祀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離念而作

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微

符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功夫人欲自消且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

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

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至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之執如云

以堯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錄別出

舜功問人多要去人欲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堯舜說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處不是兩箇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天理則存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此語甚好舜功云陸子靜說人心混混未別曰此說亦不妨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兩箇物觀下文惟精惟一可見德粹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因舉子靜說話多反伊川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渠却云好而後喻此語亦無害終不如伊川通考云伊川云敬則無已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顏子孔子且使之克已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

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

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着方

林蔡甫說允執厥中未明先生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時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是舜說得又較子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說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是時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特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要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它所問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

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
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
要却不出此大要却於此可見次日恭甫又問道心只是仁
義禮智否曰人心便是飢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飢而思食
後思量當食與不當食寒而思衣後思量當暑與不當暑這
便是道心聖人時那人心也不能無但聖人是常合著那道
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道心便只是要安頓教是莫隨那人
心去這兩者也須子細辨別所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
箇便須是常常戒謹恐懼精去揀擇若揀得不精又便只是
人心大槩這兩句只是箇公與私只是一箇天理一箇人欲
那惟精便是要揀教精惟一便是要常守得恁地今人固有
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貴於惟一這惟
精惟一便是舜教禹做工夫處它當時傳一箇天物事與他
更無心說只有這四句且如仁者先難而後獲那先難便是

道心後獲便是人心又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說仁義時那不遺親而後君自在裏面了若是先去討較
那不遺親不後君便是人心便不是天理之公義剛問惟精
惟一也是就心上說否曰也便是就事說不成是心裏如此
臨事又別是箇道理有這箇心便有這箇事因有這箇事後
方生這箇心那有一事不是心裏做出來底如口說話便是
心裏要說如紇兄之臂你心裏若思量道不是時定是不肯
為剛

問曾看無垢文字否某說亦箇着問如何某說如他說動心忍
性學者當驚惕其心抑遏其性如說惟精惟一精者深入而
不已一者專致而不仁曰深入之說却未是深入從何處去
公且說人心道心如何某說道心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所
謂寂然不動者也人心者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
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無過不及則中矣曰恁地則人心道

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物物上有箇天理人欲因指書凡云如墨上亦有箇天理人欲硯上也有箇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做兩片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明辨別。雖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志而無二亦自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去實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曰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實曰了了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實曰未發隱於內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此處舉語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我身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得一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守之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着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接受之妙不過如此明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論之中此處都說得重也

既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詎因言辨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一大好事事教

舞于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間暇之意庸

問允迪厥德臯陶謨明弼諧說者云是形容臯陶之德或以為臯陶之言曰下文說謹厥身修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庶明勵翼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豪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許多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昏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而已個

益稷

問益稷篇禹與皇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堯前而且做是脫簡後面即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曰孜孜皇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也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動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教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節

張元德問幾惟康甘弼直東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巧良久云恐難如此說問元德尋常看予堯職宅心作存其心否曰然曰若說三有俊心三有宅心曰三有宅三有俊則又當如何此等處皆理會不得解得這一處礙了那一處若逐處自立說解之何書不可通良久云宅者恐是所居之位是已用之賢後者是未用之賢也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曰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又如工以納

言時而賜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上文說欽四鄰
庶幾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或欲並生
哉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即說說於行震驚朕師命
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皆言說說此須是當時有此
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胡說只得置之元德謂侯以明
之捷以記之乃是皆見言曰既曰是實則當別有施設如何是罪
射豈有無狀之人纔射得中便為好人乎元德問五言東萊
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曰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言亂
則荒其君驕官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
便似宮聲尋此琴家最取廣陵操以其觀之其聲最不和平
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
五言說亦頗通又云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誥
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元德問孔壁所傳本科斗書孔安國
以伏生所傳為隸古定如何曰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多難

時如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偉功載水
采等語不可曉大山四謨一篇却平易又書中點句如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用恣乎王遺我大寶龜所父薄遠農父若保宏
父定時與古注點句不同又舊讀固或者壽後在取服作一
句今觀古記款識中多去俊在位則當於壽字絕句矣又問
盤庚如何曰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
我凶德嘉績手朕和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
為利不遷之為害篇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
好一場大鵬突尋些口讀尚書讀了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看
輓過盤庚却看說今然高宗彤日亦自難看要之讀尚書可
通則通不可通姑習其之微

義剛點尚書你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臆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廣
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

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媯未必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廣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九計三十一版

尚書一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其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為甚兗州是河山處其曲處兩岸無山此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

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工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餘則只是築埝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駁用工夫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以及兗青徐雍却不甚來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袞入關陝一派東袞往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故道漸狹直上流下來纔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流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為治河器竟亦何濟或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葵丘之會申五禁且曰無由防是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他終不成口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亦難憑問河患何為至漢方甚曰史記表中亦自有河決之文禹只是理河水餘處亦因河溢有此患看治江不見甚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比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若中間使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畧又云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

禹治水大率多是用工於河治梁及岐是鑿龍門等處冀州三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為自上而下此大不然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下當愈甚是甚治水如此

禹首集義令當分解如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當分作三段逐段下注地名漢為甚郡縣唐為甚郡縣今為甚郡縣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壤云云又為一段碣石云云又為一段方得子細且先分細
段解了有解得成片者方成片寫于後黑水弱水諸處皆須
細分不可作大段寫

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不如
理會如今地理知禹貢濟水今皆變盡了又江水無施又不
至滢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白捉江州又上數千里不說一
句及到江州數千里間連說數處此皆不可曉者禹貢但不
可不知之今地理亦不必過用心今人說中原山川者亦是
兒說不可見無攷處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
是振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
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
不難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它
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

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室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
羽之流尋脉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
脉來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
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山脉逾
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如
來故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
脉耶銖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惠當時只分
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且其外九江彭蠡
辯禹貢大既可見於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
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彭蠡久月
亦泗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

江陵之水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節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九兩山夾行中間

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他本云那邊一支去這邊一支為湖

南又一支為建康文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職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二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

至于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蓋他本又自有繆誤處且如漢水自是

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合大

江兩江下水相於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為彭蠡上取漢水入

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滋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

澤為彭蠡蠡然不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

雍冀數州為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

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

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又言孟子說魯齊

襟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者江據今水路及禹貢所

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則牽於

文勢而不暇攷其實耳今人從而強為之解釋終是可笑

東匯澤為彭蠡多此一句節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來只據傳注終未透透曰細看來

經文疑有差悞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或遣官屬

往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即工據彭蠡洞庭之地往往看得亦

不子細因出三江說并山海經二條云此載得甚實又云浙

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銖

問先生說鄭漁仲以東為北江入于海為羨文是否曰然今考

之不見北江所在問鄭說見之何書曰家出舊有之是川本

今不知所任矣又云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

禹之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

言專為治河也兗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澶衛州也若其他

江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汎濫之患禹自不須大段去理

會又云禹治水時想亦不尚遍歷天下如荆州乃三苗之國不成禹一一皆到往往是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川具其圖說以歸然後作此一書爾故今禹真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

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真不著了且如岷山道江東別為沱今已不知沱所在或云蜀中李冰所鑿一所灌陰蜀中數百里之田恐是沱則地勢又太上了澧水十有一支江或云是又在澧下太下了又如東匯浮為彭蠡江亦不至此澤敷茂原今又在德安或恐在湖口左右是以道謂九江在湖口謂有九江來此合今以大江數之則無許多小數之則又甚多亦不知如何揚

薛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此二州所經歷見古今不同難下手故不作諸局誠之要補之以其只見冊子上底故也揚

李得又問薛常州九域圖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段予決九川距四海潛馭澮距川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旋起疏小水令至川學者亦先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渭水入河上面濼沮涇等又入渭皆是第一重事秦欽鄴道元水經亦細碎因言天下惟此水最大江河與混同江混同江不知其所出虜舊巢正臨此江邪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為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又言河東與高堯禹所居後世德薄不能有混同江猶自是來累河東又言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又言收後燕雲時不曾得居庸關門却開存所以不能守然正使得之亦必不能也

方子學蒙錄云因說薛氏九域志曰後聖會聖川這便是聖人做事綱領先決九川而距海也又曰莫大於河

方子學蒙錄云因說薛氏九域志曰後聖會聖川這便是聖人做事綱領先決九川而距海也又曰莫大於河

方子學蒙錄云因說薛氏九域志曰後聖會聖川這便是聖人做事綱領先決九川而距海也又曰莫大於河

方子學蒙錄云因說薛氏九域志曰後聖會聖川這便是聖人做事綱領先決九川而距海也又曰莫大於河

方子學蒙錄云因說薛氏九域志曰後聖會聖川這便是聖人做事綱領先決九川而距海也又曰莫大於河

放策之初便說惟自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終厥猷
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置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治王君公弔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
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續
孔安國以衷為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報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
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
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是便是天也把
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為而為它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
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
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
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
變如日月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如冬寒夏熱之類如冬間

徑山嘗六七
月大雪。個

總說伊訓大甲說命

尚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
資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訓與太甲說雖是靈
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欺度終敗
禮爾廣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那分明
底其難曉者且置之致便曉得亦不濟事廣

伊訓

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節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宮太
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
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
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難與

常人一般行喪禮廣

古書錯繆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道家遂解如反把方明之類某致之只是方字之誤方音界乃即尚書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天槩是湯急已緩人所以引為日新之實味

具訓于蒙士吳斗南謂古者墨刑人以蒙蒙其首恐不究廣

太甲

近日蔡行之送得鄭景望文集來略看數篇見得學者讀書是去子細看正意却便從外面說是與非如鄭文亦平和純正氣象雖好然所說文字處却是先立箇已見便都說從那上去所以昏了正意如說伊尹放太甲三五板只說箇故字謂小序所謂放也至伊尹之罪思庸二字所以雪伊尹之過此皆是開說正是伊尹至誠懇惻告成太甲處却都不說此不

可謂善讀書學者不可不知也

伊尹之言極痛切文字亦只有許多只是重遂感發得大甲如此君陳後亦好然背寬了多是代言如今代王言者做耳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言湯與彼豈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為我后而後其來此可見湯得民心處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節

咸有一德

爰華夏正只是正朔之一始貞孫因問伊尹說話自分明間有數語難曉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類曰伯恭四字為字都從去聲覺得順貞孫因說如逢君之惡也是為上而非是為德為宮室妻妾之奉也是為下而非是為民曰然伊尹告太甲却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分曉恁地切身至今看待更上下皆使得至傳說告高宗語意却深緣高宗賢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傳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尹告太甲前一篇許多說

話都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又云非獨此看得道理透見得聖賢許多說話都是天理又云伊尹說得極極切許多說話重重疊疊說了又說纔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材多是為下為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為上為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材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為上為下須是為德為民必和必一為此事也

至之問四為字出界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為上者蓋為君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蓋為民也為上猶言為君論其難其謹曰君臣上下相與其難節

問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言主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義善原天下之一日最好此四句三段一段似一段德且是大

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爾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為善在彼為不善或在彼為善在此為不善或在昨日則為善而今日則為不善或在昨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為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故橫渠言原則若善定於一耳善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如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善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善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善書精一四句與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唐書為尤精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為之師道天問協于克一莫自能主一則自默契于善否曰協字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

得善有主宰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今乎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它說得極好處美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從前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蜚卿謂一忠只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絕說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纔尺度不定今日長此子明日短此子便二三道天曰到底說得來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可識矣曰只是如此又曰看得道理多後於這般所在都寬平開出都無礙塞如蜚卿德地理會數日却只恁地這便是看得不多多少少被他這箇十六字礙又曰今若理會不得且只看自家每日一與不一時便見要之今却正要入恁地理會不得又思量但只此箇如橫渠所謂濯去舊見以求新意且放下着許多說話益想這四句來平看便自見又

曰這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語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天而伊尹之言較露鋒鏑得此說得也好頂之又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類問橫渠言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如何曰言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則日之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純一於理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錄

說命

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答曰吾齊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若言其能答個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齊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

齊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真齊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說

問曰曰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傳說便能感得高宗之夢宗謂高宗在舊屋于其盤既乃遊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豪其在民間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傳說豈不知名當恭默思道之時往往形于夢寐於是審象而求之不然賢否初不相聞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遊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豪是說高宗是說其盤衆禾應曰據來既厥終罔顯只是尋其盤不見然高宗在舊屋于外爰醫卜人亦嘗是在民間來

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又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與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在襄者皆具也在詩指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

如云爵者上之所擢出於口而無節性也子之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直簡是否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于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

口起羞以下四句皆是審節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則因以省身

惟甲冑起戎蓋不可有關防他底意節
惟甲冑起戎如歸與石即謀反是也節
惟厥攸居所居所在也節

南軒云未知之難行之報此特傳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屋于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

也此等議論儘好短

子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遜于
荒野據其有恐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子小子可見但不
知當初高宗因甚遜于荒野不知甘盤是其樣人是學箇甚
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兼無逸云高宗舊學于
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
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一大賢如傳說高宗
若非傳說相不能致當日之治傳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
為故曰惟右非賢不入惟賢非右不食言必相須也個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德修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
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它理合若高氣不伏以為無
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
若似做不做或作或罷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

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一五者則道
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學字半蓋已學既成居
于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
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
是教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
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
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或舉焉以解云傳說與三說我教你
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己去行取故謂之終始曰其舊
為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某見生說得新巧
大喜之後見俞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傳說
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個

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漏落在下面節

問為學字遜志以意逆志之分曰遜志是小著這心云順那事理
自然見得出逆志是將自家底意去推迎等候他志不似今

人硬將此意去捉那志個

因說教學半曰近見俞子才跋說命云教只教得一半學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教人自理會伯恭亦如此說其舊在同安時見士人作書言義如此說夢孫錄云其看見古先說王人求多聞時惟建時此是人君且學且教一面理會教人一面窮義理後面說監于成憲其承無衍數語是正實語不應中間翻空一句如此深險夢孫錄云言語皆平正皆是實如說教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以禪語只當依古注夢孫錄云此却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亦只是依古法說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豈有諸侯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天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得退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考天王聖明伊川以為此說又王意中事世疑這箇說得來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以此不如若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怒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姜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看來以這段說得平間

泰誓

初國材三序稱十有一年史辭稱十有三年書序不足憑至洪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年明矣使武王十一年伐殷到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他語十一應如此應了十二年

同安士人杜君言泰誓早一年只是誤了經十三年為正洪範亦是十三祀訪箕子先生云恐無觀兵之事然文王為之恐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自休了東坡武王論亦有些意思武王則行不得也

石洪慶問尚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伐商乃即位之十三年又其後就國高年如此曰此不可攷因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旱孟津序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

曾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人意表之君方能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歟或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便是理否曰君全做理又如何說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

理然亦看君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嘗有一人題分水嶺謂水不曾分某和其詩曰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武成

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正介甫劉貞父李諸本推究甚詳

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曰他別自從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

洪範

江舜叟時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又問血流標杵曰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攷之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比是殷人自相攻以致血流如此之盛觀武王與兵初無意於殺入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言非好殺也卓

問勝殷殺受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于旌恐未必如此書序其首來煞有疑相傳都說道天子作未知如何續

問鯀則殛死禹乃嗣與禹為鯀之子當舜用禹時何不逃走以全父子之義曰尹尹說殛死只是貶死之類

問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禹以鯀為有罪而欲善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了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過

論說漢書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少問字字都自會看字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長碎碎道

問洪範論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既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只是箇入政而已個

九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又曰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說諸儒所說惟此說好又曰皇君也極標準也皇極之君常滴水滴凍無一此不善人却不齊故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便是身建其有極又曰尚書前五篇大槩易曉後如甘誓亂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又曰看尚書漸漸覺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至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彤日是最不可曉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

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又曰敬敷王教在寬只是不急迫慢地養他節

洛書日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證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如矣皇極非太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

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胡依違善不必盡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學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往洪範說得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備都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善在天則五行在人則是五事

自水曰潤下至稼稽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己之革曰不然是或從或革

耳從者從所銀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
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無害於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
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雅

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多益便是
從更要別打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
體不變個

從革作辛是其氣割辣曲直作諤今以兩片木相擦則齒酸是
其驗也機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空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
也在這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
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也順它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
聽是金思是土將庶登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它云
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證便是畫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
之書着得它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思各

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是只是這五福如
時五福用數錫厥庶民歛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
便是使民也盡得此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經

問五行所屬曰堦錄云堦謂如此堦謂兩屬木也屬金及與
五事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兩屬水陽屬火燠屬木寒屬

金屬土看來兩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
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在傳云金寒堦又貌言視聽思皆

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
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清其發聽屬金問凡上四事

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
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以其嚴正曰然糊

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
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道

伯模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

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
穿鑿於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
貌之不恭則某事應禮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
之聖人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于正者如皇則受之
則錫之福也所謂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
人君端本豈有他哉修於已而已一五行是發原處二五事
是總持處八政則治民事五紀則協天運也六三德則施為
之樽節處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庶徵則天時
之徵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徵驗也其本皆在人君之心
其責亦甚重矣皇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了
五行五事等皆無歸着處又云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天
下只是一理聖賢語言雖多皆是此理如尚書中洛誥之類
有不可曉處多然問有說道理分曉處不須訓釋自然分

如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與惟王其疾敬德不敢替厥義
德等語是也人傑詳見下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使天
下視之以為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
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
遵王之路皆會歸于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為歸下文是釋皇
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
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
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
極但不離于谷者自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
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
操持處八政是脩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
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德地三德亦只是就此

道理上爲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下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爲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爲一若以大中之言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當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效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巫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證則有休證無咎證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天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爲極陸子靜荆門軍曉諭乃是效六極也

先生問曹尋常說皇極如何曹云只說作大中曰其謂不是大中皇者王也極如屋之極言王者之身可以爲下民之標準也貌之恭言是從視明聽聰則民觀而化之故能使天下之民無有作好而遵王之道無有作惡而違王之路王者又從而效王者之福而錫之於庶民效者非取之於外亦自吾身先澤其正然後可以率天下之民以歸于正此錫福之道也中不可解做極極無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極之所爲四向所標準故因以爲中如屋極亦只是在中爲四向所準如建邦設都以爲民極亦只是中天下而立爲四方所標準如粒我蒸民莫匪爾極來牟豈有中意亦只是使人皆以此爲準如此極如宸極皆然若只說中則殊不見極之義矣

皇極如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法皇謂君也
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為義窮極極至以上
更無去處

極盡也先生指前面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謂之四極四邊
視中央中央即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四邊皆一齊
皆着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
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千事到至善是極盡了
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瞻
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
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說到後面以為天下王其意可見
蓋皇字不從王

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
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
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此地是在天中
表儀於上便有肅又折諫聖之應五福備具惟以與民皆
從其表儀又相與保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
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處等始
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
極早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等
疑正人正字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為善與
無常產有常心者有異有能有為是有才之人有猷有為有
守是有德之人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復歌詠若細碎解都
不成道理

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必
問其子陳洪範言彝倫攸叙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
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是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曰

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如何如此反復說只是要得人反覆思量入心來則自有所見矣附

會其有極窮其有極會歸字無異義只是重疊言之與既言無備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別說也

符叙舜功云象山在荆門上元須作醮象山罷之勸諭邦人以福不在外但當求之內心於是日入道觀設講座論皇極令邦人聚聽之次日又畫為一圖以示之先生曰人君建極如箇標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方望也如此南方望也如此北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禮以為民極詩維民之極四方之極都是此意中固在其間而極不可以訓中漢儒註說中字只說五事之中猶未為害最是近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要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畧略做此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又云洪範一篇首尾說只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自取是不易

又須敘是五福所以歛聚五福以為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累箇皇極又須是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正人猶言中人是平平底人是有常產方有常心底人又云今人讀書鹿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想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講時兩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兩順應之又時賜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賜順應之哲時煥若哲是普照便自有和暖底意思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聖時風若聖則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符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符字所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

便休如說喫菓固是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只是常常底
菓如煎藥合用菓字幾箇自家須要說菓如瓜大如何用得
許多人若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
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應必有是事多兩之徵必推說道是
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
信但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荆公又却
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做譬喻說
了也不得荆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
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因不可如荆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
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因云古人意思精密如易
中八字剛柔終始動靜往來只這七八字移換上下添助語
是多少精微有意味見得象極分明復錄

三懼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曰天也非人
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為安得而皆天也洪範

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
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兩陽寒燠風之時皇
極不建則友此漢儒之說尤踈如以五般皇極配庶證却外
邊添出一箇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證自增自損皆出已
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
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
類也做好德却對惡象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
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
自已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
今人皆以皇極為大中最無義理如漢儒說五事之中固未
是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
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
想不可便以為中只訓得至字如此極之極以為民極之極

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却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謨

疆弗友以剛克之變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沈潛以剛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已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資質沈潛者當以剛克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

行忒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問洪範却可理會天人相感庶證可驗以類而應也秦時六月皆凍死人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如子不得無些子不得冰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省者一月之事

以下皆然問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

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文

意似是兩段云云又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只是箕其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

是義網漉魚底义子又鼎中漉肉义子亦謂之畢凡以畢漉魚肉其汁水淋漓而下若兩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

有一柄下開兩义形狀亦類畢故月宿之則兩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箕則風所以風者蓋蓋是南方屬巽巽

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問庶民惟星庶民猶星也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君當畏之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槩曾子固說得勝如諸人個凶短折輒與是自棄是自棄是

旅藝

近諸孫將旅契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
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銖
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
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字
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志我之志言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改易也言又否也以易物惟德足以易
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位者如寶玉雖貴若
有人君之德則所錫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則雖有至寶
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儻

金勝

林聞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為之亦
須有此理才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責如責待子之責周公之意云設若三王
欲得其子服事於彼則我多才多藝可以備使令且留武王

以鎮天下也微

成王方疑周公二年之間二公何不為周公辨明若人不雷電
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誚周公而未敢蓋周
公東征其勢亦難誚他此成王雖深疑之而未敢誚之也若
成王終不悟周公須有所處矣微

問周公作鷓鴣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壯深奧不知成王當時
如何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
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
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
之變啟金勝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先生却問必大曰成王
因何知有金勝後去啓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二公
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必大曰聞之呂
大著云此見二公功夫處二公在裏面調護非一日矣但他
人不得而知耳曰伯恭愛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問其說畢

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了太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得便

假無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

者兩反風禾盡起也是差異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啓金縢之

書然當周公納策於匱中豈但二公知之盤庚更沒道理從

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說得

都無頭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

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

遷萬民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人更不說呂

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說起

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百多分明易曉出於

伏生者都難理會

大誥一篇不可曉漢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

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苟且

為之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

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

又却專歸在下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廣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

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

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

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為墟盡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

生也蓋始皆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

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

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

其所以畔也云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個

王若曰周公若曰管子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

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語或紀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書中弗吊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為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吊昊天耳言不見憫吊於上帝也

非字與匪字同據漢書

忱諶字只訓信天非忱如云天不可信

總論康誥梓林

康誥梓林洛誥諸篇然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強解說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非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非通用如書中有非字止合作匪字義如率又于民非彝乃是率治于民非常之事賀孫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遂沐已意而告

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峯吳才老言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叔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周公使三叔監禁他却與武庚叛此是一件大踈脫事若當時不使平息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廣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詞非成王也如朕其弟小子封又

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泂大誥始自東坡者出以為非康誥之詞而梓林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垣牆之喻却與無相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

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趙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一段自是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是武王自告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叫作弟寡兄周公對康叔一家入說話安得叫武王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是向人稱我家我國長上之辭也只被其中有作新大邑于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不知此是脫簡且如梓材是君戒臣之辭而後截又皆是臣戒君之辭要之此三篇斷然是武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引多矣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才說太祖便須及太宗也又曰其書疑書注非孔安國作蓋此傳不應是東晉乃出其文又皆不其好不似西

漢時文義

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為魄月為魄魄是黯然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營魄載營魄載營魄載營魄

日之光竟加於魄說載魄也明之生時太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却見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圓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既謂之既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地本作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背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無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又問步里客談所載如何曰非又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地本作下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處

所射故蝕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至相敵而成蝕矣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注古注既

是杜撰如今便別來說又杜撰不如他矣當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

刑人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

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

可不謹之意耳廣

酒誥
徐孟寶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曾

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

曾見啾

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矧惟若

詩所父薄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上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則

就還保辟絕句復出諸儒之表道夫曰更如先儒點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廷用寧王適我大寶龜皆非汪家所及曰然蠶

碎材

吳材老說碎材是洛誥中畫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

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好

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

句當

召誥洛誥

問周誥辭語艱澁如何看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文說艾軒以為

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切意當時風俗恣地說話人便都曉

得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今風俗不喚做這物事便曉他不

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大夫語似今翰林所

作制誥之又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

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處則闕之

可也如詩言其維河上下之皆易曉却此一句不可曉又如
三壽作朋三壽是何物歐陽公記古語亦有三壽之說想當
時自有此般說話人都曉得只是今不可曉問東萊書說如
何曰說得巧了向嘗問他有疑處否曰都解得通到兩三年
後再相見曰儘有可疑者辨。義剛錄云問五誥辭語難
是云艾軒疑為方言亦不
是云艾軒疑為方言亦不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趙

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解書因問之云
尚書還有解不通處否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
使周公往營洛故俾來獻圖及小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而
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
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雉問先生近定武成新
本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於征伐商之下
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

誓師之辭者固是錯連下文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
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諸侯之理某者却是諸侯
來傳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
前輩只差此一節維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後皆是論祭祀然其中又雜得別說在振
無逸

柳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
柳曰東萊解所字為居字曰若某則不致如此說諸友問先
生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
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熾

舜功問微柔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柔者須微
恭者須懿柔而不微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辨。學云
柔易於暗微易於發揚之意
恭形於外懿則存心之意

君奭

顯道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考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脉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吊只當作去聲讀剛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儘未在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當得所以求去

多方

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下面便不可曉只有這兩句節文祗錄云此兩句不可曉

立政

文王惟克敬宅心人比曰以宅心為厥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曰云克宅厥心行

周官

漢人亦不見今文尚書如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當時只見牧誓有所謂司馬司徒亞旅遂以為古之三公不知此乃為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建三卿如周官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天子之制漢皆不及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職

顧命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衮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着序文讀着則文勢自相連接趙銖問太保稱成正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及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明何以及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至

君牙

安卿問君牙景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
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太史之屬所作猶今
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
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未又為嗚
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士
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如印字即我字
沈存中以為秦語平音而謂之印故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
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如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而秦
語作平音與常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為易曉而當時下
民却曉不得剛

問命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款式之格以律人之不正者否曰如
今全言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人傳錄云如合格之口各
格謂使之歸于正也女木其非心是說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子善因問溫

公以格物為打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打義否曰亦有之如
格鬪之格是也深淺之說
未識之說

呂刑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堊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
如洛誥等篇不可曉只合闕疑聽

問贖刑所以寬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
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
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廣

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不曰便是他門都不去攷那贖刑
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
竄但有鞭作官刑朴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穆王
胡做亂做到晚年無錢使擺出這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
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
不可不知又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較近厚曰何以

况得義剛曰如不甚輕殺人之類曰也是但律較輕勅較重律是古來底勅是本朝底而今用時勅之所無方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編管樣是唐五代方是黥面決脊如折杖却是太祖方創起這却較寬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苜公所謂律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引某罪引某法為斷本朝便多是用唐法義剛曰漢法較重於唐當時多以語辭獲罪曰只是他用得如此當時之法却不曾恁地他只見前世輕殺人便恁地且如楊惲一書看得來有甚大段違法處謂之不怨不可但也無謗朝政之辭却便謂之腹誅而腰斬議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刑嘗見蕭望之言古

不贖刑其甚疑之後漢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見望之也是拗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樣又却也有那差異處先生徐應曰他說底也是正義剛曰如殺韓延壽分明是他不是曰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來他也是暗於事機被那兩箇小人恁地弄後都不知先生但應之而已議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修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恪

秦誓費誓

秦誓費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廣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詩二十四

詩一

綱領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

因論詩曰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也有會做底有不會做

底如君子借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刺他到第

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寬豈不是亂道如載馳詩然有首尾委

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做得極巧更含蓄意

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倡三歎者人多理會不得注下分明

說一人倡之三人之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

要胡說亂說

祖道

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

上說去續

問詩次序是當如此不爾不見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自作賢者如洞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詩中有可以比並者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這般樣子同○說卷阿與詩傳不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兩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他一句不胡亂下文蔚曰今日偶者棫樸一篇凡有五章前二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紀綱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曰然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矣真箇是堅實其辭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坊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鄭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篇句句是

韻如般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某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續

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音句常欲寫出易直子諒韓詩作慈良坊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疑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可

風雅領下論

大序書一國之事係又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曰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

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結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
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
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
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
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制不同者自
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
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
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
得却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好

詩有是富特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
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
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其不敢從若變風
不多是注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

聖人有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
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
豳詩有豳雅豳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豳
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
越調之類至此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
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鈎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
比也立此六義非時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讀者知
作詩之法度也問豳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
腔調又可用雅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
只說恐是立其二獄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係者小大雅是所係者大嘯嘯度
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云其義大問變雅曰亦是變用
他腔調爾大抵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真正
文關關雉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定國史一

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詩自是說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蕩蕩齊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德受之是說後世子孫賴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齊子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瞞耶曰此是蘇子由曾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但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某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禮記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又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鷓鴣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詔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猷

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猷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者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淫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問比興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于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興比賦時裏面全不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如興以下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

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
 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
 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
 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
 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反此則
 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魯斯羽說說兮
 宜爾子孫振振兮魯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
 孫依舊是就魯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
 率詩中比興皆類此謂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
 遠者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後世如魏文
 帝之徒作詩皆只是說風景獨曹操愛說周公其詩中屢說
 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較別也是乖義剛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

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言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
 而味長續

詩之興全無巴皇振錄云多是假他物後人詩猶有此體如青
 青陵上桓磊磊間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
 有涯林木有枝蔓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鮮草綿綿思遠
 道皆是此體錄方子。振

六義自鄭氏以來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來失之后苑安知當
 時之稱如何可學。以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賦詩底骨
 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
 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蓋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滿却許多且
 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
 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終便是喜怒
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
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
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常了古人
骨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者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
矣

閩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
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
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
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
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
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
是伊州也自不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
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

是也識得要領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難在
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是有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
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其實吟咏箇甚
麼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與本意元不
相關問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你在右之在
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
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說更難方說維
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撮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右
助之右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某審審如
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某審審如
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亞獻畢
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
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
以多事如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

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
田祭子路與室事交年九室事交年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
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禮是大段
南節奏繡

詩序起國雅后妃之德也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
也詩之至也禮序也

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如今之唱
曲合宮調商調之類禮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禮

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著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

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
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小序不會覺說每篇便
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
相礙那解底裏就詩却礙序要就序却礙詩詩之興是詩頭

說那沒來由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
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後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

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閑發曲子南山有
臺等數篇曾不熱尋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

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讀是某人其
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

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高
大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何嘗

止乎禮義振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桑中諸
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禮義者皆

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
是揀好底說亦未盡溥
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說從別處

云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
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
出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
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詞如是者有數篇序中都說從別
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
休及歲之暮方且相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
太康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深思
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憂爾故說
山則有樞矣際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
馳弗驅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藉之以為樂爾所以解勸他
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
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
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為刺晉昭公又大不然
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采芣則天

子所以於魚藻深矣至鹿鳴則燕享賓客也序頗得其意四
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妄矣皇白者華則遣使臣之詩
也崇棣則燕兄弟之詩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
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
歌天保之詩以答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注言鹿
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宗君之尊而福
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
兄者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已見
於言語之外一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
而射以為懽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
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使謂仁及草木且戚戚足
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芎各皆便謂養老見以析黃者便謂
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細細碎碎無倫理其失
為尤甚既醉則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鳥則祭之明日

繹而質尸之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燧其祭食以蒸為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答是賢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即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趙

詩書序當開在後面下小序

敬之間詩書序曰本自是別作一更如易大傳理固序傳並在後不師舊本楊子注其序亦總在後

王德倫曰六經惟詩最分明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便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今編排故前面驅逐過後面自作一更較詩序作而觀詩者不知詩意也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踈浩云衛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

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九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向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為得聖之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詩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與詩全不相合詩詞理甚順平易易者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寧序得却如此毛公全無序解鄭間見之序是衛宏作

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饋之言便以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類甚多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然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為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為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考公晉便謂養老見以祈

黃尚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
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志事
固不倫矣况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
得施於使臣者哉挑天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繆民為后妃
之所致而不知其為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
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為刺未必是言
此人必傳會以為此人祭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
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佻
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為刺忽而作鄭忽不娶
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為
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
為狡豈豈詩之愛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闊疎亦
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不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記譏之
意者皆以為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

詩序魏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為飾
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
亦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
之意堯典不獨為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難之外便不該
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
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
大序便覺較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謨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書語太
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
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是信因看行葦實
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
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
物與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
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

六四
意序者却聲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
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
為卷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
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
君兼厲王是暴虐天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
言節語况厲王無道誇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
小子國語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
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
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
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
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
持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
答之詩如天爵乃與鹿鳴為唱答行葦與既醉為唱答蟋蟀
與山有樞為唱答唐白是西周末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為刺

儻公便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
此而謂之唐是皆誤也且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你詩者
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使又說無已
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衷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
保這是答他不能享此快活徒恁地苦澁詩序亦有一二有
憑據如靖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是天有成命中說成三不
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
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
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見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
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
說着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
土如漢諸郊祀詩祭其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
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

廣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其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續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而存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其人如此便以為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莊姜之詩却以為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紀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無其事頃公固亦是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詩有不美之迹便指為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改者則但言刺詩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詩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

王之化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數語却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箇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事是當如行葦之序雖皆是詩人之言但却不得詩人之意不知而今做義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某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數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詩本是興詩即是興起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又云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云衆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衆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芣芣采芣青衿之類是也故夫子放鄭聲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為之以自警又有稱小子之

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也章

問語傳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謚號不美者揆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你一箇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其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得其人姓名於看詩有何益也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曾問諸鄉先生其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繆戾有不可勝言者茲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其嘗與之言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

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謚却附會依小

序美刺

伯恭嘗得小序不好使人看着轉可惡

器之闕詩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誦讀易見道理

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真不得亦何

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吳才老本或自以意補

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如此作古人

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音

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

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耐紉秋蘭以為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詞叶韻作子百子名字刻在漳州坊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

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

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吉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

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

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詞紛余既有此內美

兮又里之以脩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

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

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且景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

比亡心之矣如外禦其務叶丞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言務字

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

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是協音汝也

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才老欲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

理其後來讀楚辭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

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打過去

也義剛。饒何氏錄云中庸奏格無言也義剛。饒何氏錄云中庸奏格無言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

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替存此耳然

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

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其後來因讀

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戶

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詞想是偶

然失之又如兄弟闔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

氏復疑當當作需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
戎辟戎雖小子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
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則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
謠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
叶音茲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
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間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
至於易彖辭皆韻語也又云禮記五至三
無憂皆屬○廣

知子之來物之雜佩以贈入之此例甚多作字作做保字作補
往近王舅近音既說文作新誤寫作近當

問詩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其又續添滅
之蓋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
失古人詠歌之意輝

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
合處子并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

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疎後世韻方嚴密若見某人好詩古字
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言和道得言誦自恁地好當時叶
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

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
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

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之
論讀詩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
一根究然後討得此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

方子以下總
論讀詩之方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

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淳
問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貫詩無理會只是

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不問變風變雅如何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依他恁地說如漢廣汝墳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老妪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寓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而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個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着義

詩子武說詩曰不消得恁地求之太深他當初只是平說橫相也

好緊着也好今若要討箇路頭去裏面尋却怕迫窄了義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詩言

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為音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為音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更有此意思傍着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個

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淫亂底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個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義

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話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

字通訓之今海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
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紐捏耳非通訓也管

先生因言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

韻所由來甚善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

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它裏面說

得儘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

可觀其大槩也錄

問以詩觀之雖千自載之遠人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

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

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

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怨

看詩不要死殺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與底意思節

及下論讀詩在興起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

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些豈水

有世武玉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世武玉豈不有事乎此亦

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

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必

問向見呂文問讀詩之法呂文舉橫渠置心平易之說見教其

遵用其說去誦味來固有箇油冰情性底道理然終不能有

所啓發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着力處今讀之止見其善可

為法惡可為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著力曰善可為法惡可

為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

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看

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

立太平之基蓋為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

是好句但纔如此說定便局第一詩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

雖如此說亦不妨正如湯解若得聖人繫辭之意便橫說堅

說都得令斷以一義解定易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
在興如山有樞隰有輪別無意義以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
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之意以譽
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亦間有叙賓客答辭者漢書載
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是此意古人以魚為重故魚
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禮載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
麗附於鹿鳴之什截以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
之意故胡亂解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菁
我湛露蓼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賓客後人却
以言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為恩澤皆非詩義故野有蔓
草零露漙漙亦以為君之澤不下流皆局於一箇死例所以
如此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興
也此比也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看此者人便自作賦看
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句帶起來說如何去
上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讀心
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揣摩將去方
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
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
入在內不期依舊從它去其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
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逐解者雖存小序
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
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又曰變風中固多好詩雖
其間有沒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遺意處方可觀後人便
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造意下語處元不及究只後代文集
中詩亦多不解其辭意者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史君之妻
史君即羅敷之夫其曰史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
辭又曰夫婿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史君也後人

亦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好笑處必

學者當與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
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
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
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
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
其言從吾言必樂為之矣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
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
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其事若如
此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用逐日只睚得數章而又不曾透
徹耶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廡臺榭車馬人物
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

知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女已

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真箇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

論詩任熟
讀死味

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
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
可了便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頌
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因說
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闕湊零碎便
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又未是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
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
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
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
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

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
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
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
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
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
既下得種了須是計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
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
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
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
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
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
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厲須是
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也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
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地之竭矣不云自
頌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咏者父之又曰大雅中如烝
民板抑等詩自有好底董氏舉侯苞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
自誦於其側不知此出在何處他讀書多想見是如此又曰
如孟子也大故分曉也不用解他熟讀滋味自出礙
先生問林武子看詩何處曰至大雅大聲曰公剛曰方看節南
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敏感一揭開板便
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
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被脊鴿載飛載
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
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
說不得底裏面又曰生民等篇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
正相合礙

問時舉看文字如何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要之緊要是
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則詩亦無難看者曰讀詩全在諷詠得
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且如于善向
看易傳往往畢竟不曾熟如此則何緣會浹洽橫渠云書須
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
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
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
十字必三二百遍而後能熟積習讀去後來却赴賢良要知
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
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
問者詩如何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去討疑處
只熟看某注得誥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
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髣髴見得便自虛
說耳忘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時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
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
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
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斯殺相似只是殺一
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廝殺明日又重新殺一番倘
文蔚返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口看集傳先生又曰
曾參看諸家否曰不曾曰却不可殺

解詩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
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
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
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
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

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
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踈放覺得好振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然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
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

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
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它

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然先
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

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
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

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
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

可移易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
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文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

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文軒嘗
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

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
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

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人傑必大錄云橫渠解易
必大錄云橫渠解易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萊改本書解無關
疑處只據意說去未之問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解大綱也

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了如今看他底
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日向來看詩中鄭詩邴邴
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野人

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
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
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
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
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
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褻妙可也施之賓
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
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
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微惡非
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
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者皆是
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美惡有得惡謚及
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
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煨煉得鄭

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它却須結齊國之援
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墮覆社稷
曰須便將伯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
在側更無分疏處原而無立曰僖衛門之詩便以誘陳僖意
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
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澹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
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
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
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
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
一部文字眼且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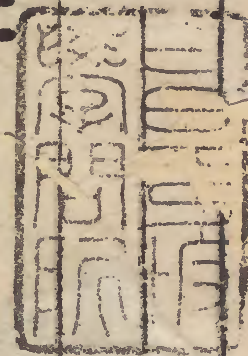
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亦不自曉得前輩詩如何可盡
解曰何況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須要字字句句解得麼
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諸人說與

我意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則道理流通自得矣
或問詩曰詩幾年理沒被某取得出來做公門看得恁地搭滯
看十年仍舊死了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看其詩傳
有不活絡處都塗了方好而今詩傳只堪減不堪添
伯恭說詩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其說皆直靠直說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
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
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
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為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
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託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
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為一鄉所疾害者詩人溫醇必不
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卑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相
禁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
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
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又之方見得這
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
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
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
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
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
捉着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先
儒解經雖不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
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
看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
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
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
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不免且用

其說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着語工夫却在讀者
問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為
經風雅之變則為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即經也如後人作
騷與夫九辯之類則為傳耳



文政

